

# 试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维模式

何 怀 远

哲学史界一向认为亚里士多德哲学是特殊形态的二元论，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然而，透过亚里士多德对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探讨和解决，不难看出，他是坚持着一贯的原则，合乎逻辑地建立起彻底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他的哲学思维模式，就是他解决哲学问题时的基本方法和原则，笔者认为，它表现为四步曲。

## 在事物的多种规定中分析事物的 本质因素和非本质因素

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哲学家，企图以寻找构造世界的原始元素——“始基”作为其哲学思维的起点。一些哲学家从世界的构成上穷究世界的“原初物质”，找到了某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如水、气、火、土等；另一些哲学家，探讨变化着的世界背后的主体、“本体”，找到了抽象的本体：“数”、“有”、“理念”等。他们虽然对“始基”有着不同的回答，但其目的和思维方式是一致的，都是要“以一统多”，都要在变化着的现象中寻找决定性因素，即本质和本原。亚里士多德也对自己的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作了这样的规定：第一哲学就是“专门研究‘有’本身，以及‘有’凭自己的本性而具有的那些属性”。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宗旨就是要探讨事物的本质，“本原”，乃至世界的“本原”。这一目的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轴线，他以形式逻辑始人的思维一贯性，将这一目的贯彻始终，也正是这一寻求世界“始基”的目的，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根据他的哲学宗旨，他首先研究了客观事物“变中之不变”的现象，从这里入手寻找现象中的本质因素。他认为，事物都是变化

的，但变化中有不变的因素，这“变中之不变”就是事物的“主体”或“本体”。他用形式逻辑的定义法论证了本体和属性在事物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如人的定义就是“两足的动物”，至于这个“两足的动物”是白是黑，有教养还是无教养，那是无关于定义本身的，不管苏格拉底变白还是变黑，他仍然是个“两足的动物”，这说明人的本体就是人的定义，即“两足的动物”，人的定义和人是同一的。所以，本体和人、本体和事物是同一的，本体的“公式”或“定义”就是事物的“公式”或“定义”。他写道：“某物是什么，其一义为本体与‘这个’，此外各义就是量、质（这不是指事物的本质——引者注）等诸云谓。一切事物都各有其‘是’，但其为‘是’各有不同，或为之基本之‘是’，或为之次级之‘是’，某物是什么？其原义所指为本体，其狭义则指其它范畴。”<sup>①</sup>这样，亚里士多德从事物“变中之不变”的现象中，区分了事物的“基本之是”和“次级之是”，在“是”中，有本质，也有属性之意，在本质中有一次本质，也有次级本质之意，在“是”的系列中，“其初级原义总得隶属于本体，其次级命意则属于其它范畴”<sup>②</sup>。可见，“本体”是事物的根本、本质。

<sup>①②</sup>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30-131、131页。  
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

进而他又从静态上研究了单一事物中的本质因素和非本质因素问题，这就是他的形式和质料范畴。亚里士多德看到，铜环就是铸造者实现在铜中的圆，它有“形式”——“圆”，又有“基质”“质料”——“铜”；雕像就是雕刻匠赋予某种东西以一定形象，它有形式，也有质料。这使他注意到，可感物体都是形式和质料的组合。那么这两个因素，哪个是决定因素，哪个是从属因素，哪个是本质，哪个是非本质呢？他想，正是由于某种质料有了某种形象，才使质料变成雕像，没有形象这一形式，它就不能是雕像，圆形使铜成了环，没有圆这一形式，铜这种质料绝不可能成为铜环，可见，质料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什么质料，只要它获得形式，就有了自身的规定。再者，我们可以将雕像的形式说成就是雕像，而却不能将雕像的质料说成雕像。因此，形式是决定事物的本质因素，质料是事物本质的从属因素，即非本质因素。

亚里士多德看到，一事物的形式和质料不是从来就是如此的，一般说来，事物都有一个产生、“显现”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质料形式化的过程。于是，他又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考察了事物的本质因素和非本质因素，即，他所谓的现实和潜能。他照例对潜能和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的不同作用进行了分析。首先，他认为潜能，只有当它向自己的现实转化时才是潜能的，砖瓦只有在建筑中才能是房屋的潜能，现实不出现在其中，潜能自身就不能存在；其次，潜能是无规定的，消极被动的，只有现实才是有自身规定的自在自为的存在，是积极主动的。那么，消极被动的潜能要运动变化，只有依靠外力——现实。现实是潜能的目的，潜能追求的目标，这样，现实就是激励潜能运动的诱因，无这种现实作为目标，潜能就无动力。于是他找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因素和非本质因素，即现实和潜能。实质上，亚里士多德的潜能和现实范畴，是他的形式和质料范畴的动态运用。

以上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思维模式的第一个环节。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虽然有时在解释自然时往往以人比附物，以人身解释自然，以人的活动解释物的运动，把人的能动性、目的性附会于外物，带有明显的目的论色彩。但是，这位大师毕竟用当时已有的科学成果和感性经验，以他非凡的抽象思维能力，对事物诸规定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事物中的不同地位作了深入探讨，提炼概括出了他以为存在着决定和被决定关系的一系列范畴，实际上是对事物的本质因素和非本质因素进行的不同角度的考察和概括，这是人类哲学思维发展史的光辉纽带。断面看去，这个环节凝结着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尤其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种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是以揭示客观事物及其发展中的诸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平衡关系为特征的。正因为如此，才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他到处，在每一步上所提的问题正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sup>①</sup>但是，这毕竟是他的哲学思维的第一步，这一步是实现他哲学宗旨的起点，为了揭示事物及世界的本原，亚里士多德没有就此止步。

### 把本质的决定作用绝对化 割裂本质与非本质的联系

亚里士多德在分析了事物的本质因素和非本质因素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后，为了寻找“第一动因”，他进一步分析了本质因素是如何决定非本质因素的，开始把本质的决定作用绝对化，把本质因素推到可以脱离非本质因素而独立存在的地位，这就是他津津咀嚼的所谓“分离问题”。

在本体和属性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属性不能离开本体，但本体是可以和它的属性相分离而独立存在的。如“白”只能依附

<sup>①</sup> 列宁：《哲学笔记》第417页。

于某物,我们只能看到人白,墙壁白,纸张白等,离开这些“白”的本体,“白”就不能存在,但是苏格拉底可以由白变黑还是苏格拉底,还是“两足的动物”,一张纸失去“白”还是纸,这说明属性变化时本体可以不变,既然本体不变,属性对本体来说可多可少,可有可无,说明本体和属性是可以分离的,二者的分离性表明了本体可以脱离属性而独立存在,属性却不能离开本体,离开本体它就不存在了。本体和属性的联系就是这样被割裂了。

在分析形式和质料的相互作用时,他也曾把二者放在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中去看待它们的不同地位,而在寻求“第一动因”的进程中他又发现,只有当质料获得形式时它才能和形式一起而存在,形式不存在,质料只是一种可能的存在,一种“逻辑假设”,而形式却是现实的。不管有没有质料,门槛就是如此那般的位置上的形象。很显然,质料要依赖于形式而存在,形式无论在有无质料的情况下总是存在着,这说明形式是可以脱离质料而独立存在的。

他以同样的思路探索了潜能和现实的关系,认为现实是可以脱离潜能而独立存在的。亚里士多德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运动乃是能运动的东西受能引起运动的东西的作用而引起的完全实现。而能引起运动的东西的现实性,也就是能运动的东西的现实性。”<sup>①</sup>这就是说,运动是外力作用的结果。潜能这种消极被动的东西,其运动是现实推动的,质料的运动过程要么是质料填充于形式的过程,要么是质料“分有”形式的过程。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潜能和现实既不是同一事物发展的两个阶段,也不是二者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过程,而是开始就存在于过程的两端,分立于始末两极的。

在这第二个思维环节中,亚里士多德从本质与事物相对同一性、偶性、属性在一定的变化限度内不改变事物的本质这一事实,得出质可以脱离量、本质可以脱离属性的错误

结论,把事物中本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规定性割裂开来。本质和非本质,决定因素和从属因素,只有在它们的对立统一中才有各自的存在。本质对事物的决定作用,实质上是对与它相互联系着的其它因素的制约和支配作用,正是这许多因素的决定和被决定作用的对立统一,才使事物成为“如此那般”的多样性的统一体,只有它们的矛盾斗争、地位变化,才有事物的运动、发展和飞跃。面对复杂的事物,人们虽然能够凭借思维的抽象,对本质和非本质进行抽象、分割,但在客观事物中,没有离开本质而独立存在的非本质,也没有离开非本质而独立存在的本质,亚里士多德只看到本质的决定作用,看不到非本质对本质的制约作用,把本质因素推向极端,提出了所谓的作为“逻辑假设”的“纯质料”、离开质料的“纯形式”、没有潜能的“绝对的现实”,致使他的哲学走上形而上学的思辨,这种形而上学是以割裂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结为其特征的。

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这一系列割裂,是他思维二重化的结果。诚如列宁所说,“人类认识的二重化和唯心主义(=宗教)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于最初的、最简单的抽象中。”<sup>②</sup>亚里士多德的思维二重化所造成的形而上学的割裂,必然导致唯心主义,这是他的哲学宗旨和当时的科学状况所决定的必然归宿。

### 把本质因素的决定作用 夸大为本原的派生作用

事物中都有本质因素和非本质因素,本质因素可以脱离非本质因素而独立存在,那么,这个起着决定作用的本质因素是不是就是第一哲学所要寻求的“本原”呢?通过艰苦的研究和多方面的论证,亚里士多德得出了肯定的回答。

亚里士多德论证道,本质是决定性因素,

<sup>①</sup>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70页。

<sup>②</sup> 列宁:《哲学笔记》第421页。

本质又是可以脱离非本质而独立存在的，可是非本质却不能脱离本质而独立存在，既然非本质离不开本质因素，说明它在时间上是不能在先的，也就是说，它不具备“本原”的资格。可是，物质总有在先的原因，这先在的原因当然只有本质了，本质是事物的本原。这里，他把本质的逻辑在前推至时间在先，把本质的决定作用夸大为本原的派生作用。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第一存在”时指出：“事物之称为第一（原始）者有数义——（一）于定义为始，（二）于认识之次序为始，（三）于时间为始。”接着，他分析了本体和属性谁为“第一存在”，结论是“本体于此三者皆为始”（第125—126页）。理由是，（1）本体在定义上是在先的，每一事物的“公式”中必定包含着本体的“公式”（即定义），定义=属+种差，我们给事物下定义，总是以属（本体）为前提，然后才能找出种差，最后方能定义出事物。显然离开本体就无法给事物下定义，因而本体先于定义。（2）本体在认识次序上是在先的。他认为，人们只有认识事物“是什么”即本体、本质以后，才能进而认识它的“质、量或处”等其它属性。（3）本体在时间上是在前的，因为属性既然不能独立存在，它也就不能时间上在先，既然属性不能在先，当然就只有本体在先了，于是本体成了事物的“第一存在”、本原。

亚里士多德在论述问题的不同层次上曾提出了两类“本体”：“第一本体”指个别事物，“第二本体”指的是事物的本质。深入理解“第一本体”和“第二本体”的关系问题，是我们如何给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定性的关键之一。随着探索的深入，他的“第二本体”瓦解了“第一本体”，他提出了最后的本体应当是“第二本体”，即事物的本质抽象。

他说，任何具体的可感事物（包括所谓的“第一本体”）都有三个因素：“形式”、“质料”、“质料和形式构成的具体事物”（他把质料和形式结合成的具体事物也当作一个因素）。那么，这三个因素谁先谁后呢？首先形式和质

料不是生成的，只有具体事物是生成的，因而形式和质料必先于事物而存在。其次，在形式和质料这两个因素中，形式存在于质料之先，形式创设质料，因而形式是第一存在、最后本体；这个最后的本体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充当了现实的角色，只有当潜能现实化时，它才获得自己的规定，可是潜能和现实“这两回事不是同时发生的”。不言而喻，只能是现实在先。他又进一步论证说，潜能是由现实创设并受现实的推动而运动发展的，在事物的这个潜能和现实联结而成的因果链条上，现实既是始端，又是终端，在始端以自己的存在来规定潜能的存在，推动着潜能向现实转化，在终端，它作为潜能的追求目标，吸引着潜能向自身靠拢，它是事物的当然本原。

亚里士多德把本质当成本原显然是错误的。本质是事物的共相、一般，而非事物自身。本质对事物的决定作用只是本质因素在矛盾统一体的诸因素的关系中占了主导地位，对其它因素起着规定和支配作用，而不是对这个统一体的派生作用。本原恰好相反，它是指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派生作用而言的。显然本质作为一般根本不具备本原的客观物质机能。

### 在多种本原中寻求第一本原

### 在多种原理上建立第一原理

找到了作为质料的本原的“纯形式”、作为潜能的本原的“绝对的现实”以及各种事物的类本原，这还只处在“多因论”阶段，还没找到世界的“元一”。为了实现他的“第一哲学”的目的，他于是在这众多的本原中寻求第一本原、“万物总因”、“原动者”、“第一动因”。

由于时代的实践水平和科学状况的限制，在客观世界这个无穷的关系之网上，他只能看到因果纲目上的极为有限的纽结，直观到事物的近因，而实践总是要求理性穷尽事物的所有原因，尤其要寻求“终极原因”以便一劳永逸。狭隘的实践经验和较低的科学水

平使他们有理由、有信心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因而这就不能产生科学的无限观。亚里士多德只承认思想的无限，不承认现实的无限，只承认运动和时间的无限性，即过程的无限性，不承认广延、空间的无限性，他认为宇宙是有限的，它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此外全无”的“万有”世界，而决不可能是“此外永有”的真正涵义的无限世界。<sup>①</sup>当他以有限的观点去研究客观世界的无限因果之网时，就必然陷入无法理解的矛盾之中。他只能理解前因后果，而不能理解无论原因还是结果都既是原因又是结果，正是原因和结果的对立统一使客观世界的因果系列纵横无穷。这是他的知性思维水平无法解释的，也和他的形式逻辑明显冲突着。但是无论如何他要找出世界的“最高原因”、“最初根源”。于是他满怀信心地宣称：“世界上必有第一原理”，因为“一事物不能追溯起物质来由（物因）至于无穷底蕴”，“也不能穷其变动来源（动因）成为无穷系列。”（第33页）。于是目的和体系的需要使他不得不设定一个“自身不动而致动于他物的原动实是”，即“原动者”、“第一主动本体”，这种在感觉世界之外的原动者，是没有物质的、永恒、全善，其生命为纯思想。亚里士多德说：“这就是神”！“神是一个至善而永生的实是，所以生命与无尽延续以至永恒的时空悉属于神。”（第248页）

既然有了这样的“第一主动本体”即神，就应该建立专门的学问来研究它，“这里就该是神之所以成为第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于是理论学术不仅有了“物理学”、“数学”，又产生了“神学”，而且神学是优于一切学术的最高学术。至此，亚里士多德哲学达到了必然的逻辑终点，以建立“第一原理”（神学）而告结束。有了这“第一原理”，人们不需要改造世界，只需坐享神灵就可以“凛持神明，故默想（神思）为唯一胜业，其为乐与为善，达到了最高境界”。人们依靠神学，领会如此之境界，惊叹神的全智、全能、至高无上，悠然自得，其乐无

穷。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结论。

\* \* \*

通过对以上四个环节的分析，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以探讨世界的始因，建立“第一原理”为目的，从客观世界出发，研究事物的本质和属性，由于他只看到本质的决定作用，以至把它看作事物的本原，最后在多种本原中寻求世界之“元一”，抬出神来，建立了神学。很显然，他的哲学思维的基本走向不是动摇于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折衷哲学”，也不是“特殊形态的二元论体系”，而是由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第一步）经过形而上学（第二步）走向唯心主义（第三步）和僧侣主义（第四步）的。因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既不是唯物主义的，也不是二元论的，而是彻底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的草稿中称亚里士多德是“古代的黑格尔”，也是贴切的。

当然，亚里士多德不是象黑格尔那样从绝对观念出发，而是从自然界出发，因而断面看来，他凭借当时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成果，提炼概括了一系列光辉的范畴，其中也包含着唯物论因素，但这并不是他的结论，而只是他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达到最终结论有一系列中间环节，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是服从他的体系的，也只有在这个体系中才有其自身的规定。但是从本质上看，亚里士多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是一致的。黑格尔哲学是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由本逐末”地用概念体系再现整个世界的演变，“其内容就是上帝的展示，展示出永恒本质中的上帝在创造世界和一个有限的精神以前是怎样的。”也就是说，黑格尔一开始就把世界交给了上帝，同时把上帝昭示在先。而亚里士多德哲学不同的只是，它“由末溯本”，最后才把世界交给上帝，让神最后出场。二者虽起

<sup>①</sup> 参见《形而上学》第12卷，第10章；《物理学》第8章，第6节。

点不同、方法不同,但都唯心主义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

诚然,亚里士多德曾尖锐地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柏拉图哲学也是企图“以一统多”,但按照他的“理念论”的“分有”论,必然得出一个由无限等级阶梯构成的理念世界,它一方面将世界二重化,同时又逻辑地否定了“一”的存在,因为如果这个世界是不可穷尽的,哪里会有“始基”存在呢?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柏拉图没有意识到的荒谬结论。亚里士多德口头上反对柏拉图以“超现实的一”去统“多”,而主张用“现世的一”统“多”,他这只不过是不同意柏拉图的“理念”的非实体性,因而不能自为而已。象黑格尔不满意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而创设“绝对精神”一样,亚里士多德赋予柏拉图的“理念”以人格、动力,使它自在而自为。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只不过是“比起柏拉图的唯心主义来,它客观一些,离得远一些,一般化一些”<sup>①</sup>。罗素一针见血地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大致说来,可以描述为被常识感冲淡了的柏拉图。”<sup>②</sup>评价一种哲学,尤其是象亚里士多德这种体系庞大的

哲学,不能只见断面而不顾体系,只看具体环节上的个别结论而不研究每个环节在体系中的地位 and 作用,否则就不能对整个体系作出本质的、客观的评价。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唯物论或唯心论。辩证法或形而上学的哲学,抓住某些方面,孤立起来看,连最唯心主义的哲学家贝克莱、黑格尔也有唯物主义因素,显然我们不能说他们的哲学是一种“摇摆”、“杂陈”、“折衷”的体系,不能否认他们哲学彻底的唯心主义性质。评判一个哲学体系的性质,必须对这一哲学体系进行系统的分析,从微观上发掘其具体范畴,从宏观上把握每个范畴的地位、作用以及范畴的演进关系,进而把握整个范畴体系。

亚里士多德哲学虽有大量的精华,但这并不改变这个哲学体系的客观唯心主义性质,我们虽然如实指出其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性质,但并不抹杀这个体系的一定环节上从断面看来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性质的范畴,并不否定这些范畴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① 《列宁全集》38卷,第318页。

② 《西方哲学史》上卷,第212页。

(上接第57页)

内心体验、曲折精巧的构思、利用了令词收敛浓缩的抒情艺术形式的优长,间接地反映和歌颂了北宋的太平盛世、表现了优美高尚的情操和对现实人生的眷恋。这就是晏殊词的特色。它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贵族士大夫的社会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所以尤其为当时和后世的文人所欣赏和喜爱。宋人便以为晏殊词“温润秀洁”<sup>①</sup>,为“本朝之冠”<sup>②</sup>。一般说来,它的艺术性是高于其思想性的,体现了我国古

典艺术的完美性。其精美圆熟的艺术表现和雅致含蓄的倾向,展示出宋词的一些新的特色,其许多词在宋代令词中是可以称为典范的。自宋以来,珠玉词就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许多名篇还是脍炙人口的,真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精美莹洁的珠玉。我国人民是能欣赏它的美妙的。

①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② 曾季狸:《艇斋诗话》。